

品读军旅诗歌的闪亮关键词

——简评刘笑伟军旅诗集《强军，强军》

■丁晓平

读有所得

当代诗歌创作确实越来越困难了，一方面是读者的审美品位越来越高，另一方面诗人自身也面临着内心和外界的巨大挑战。刘笑伟始终如一的坚守、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刻苦勤勉的努力，都凝结在军旅诗集《强军，强军》中。这部诗集是他在军旅诗歌创作道路上的证明和收获。他用其特有的温暖和煦的诗情、简洁明快的诗风和高尚慷慨的诗意，为读者勾勒了新时代军旅诗歌的壮丽图景。

在奋斗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，“强军”是新时代中国军队最嘹亮的号角，也是新时代中国军人矢志国防和军队建设最闪亮的关键词。作为新时代的军人，刘笑伟把“强军”作为自己军旅诗歌创作的核心价值和审美主体，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创作，因此非常值得赞赏。在这部诗集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的军旅诗歌紧跟新时代的强军步伐，贴近现实，观照生活，写兵心抒兵情励兵志。在《朱日和：钢铁集结》中，他诗情的迸发如同炮群出膛的炮弹迅猛而激越：“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/在辽阔的、深褐的大漠戈壁疾驰/翻腾起隆隆的雷声/犹如夏日的篝火，用暴雨般的锤击/为祖国送去力量和赞美……我们是中国军人/是绿色的海洋，是枪炮所构成的/金属的鸽子，是夏日乐章中/最热烈的一节；是

峭壁上的花朵和黄金……我们热爱的云朵，垂下雨滴/守卫祖国大地上每一粒细微的种子”。

在《强军，强军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刘笑伟的军旅诗歌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诗歌传统，汲取了历代军旅诗词尤其是边塞诗歌的滋养，张扬着深沉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。他用他的笔讴歌时代，唱响正气，表达和抒发了军人对祖国的忠诚、对人民的大爱，歌颂了中国军人英勇善战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气，以及对人类和平的渴望与捍卫。比如，他在《枪族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枪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简洁的语言/只有一句话，不容你回答/或者站起来或者死亡/不允许你有别的选择//当有一天，所有的枪/在沉寂中长满青苔，或者生根、发芽/它所吐露的花朵/是人间最美的春天”。只有4行的短诗《花重千钧》，以其意犹未尽的意境更令人遐想和深思：“春天很轻/轻不过你的眼神/而此刻花重千钧/压弯了地平线”。因为这是一个士兵的眼神，而在遥远的地平线，那里则是他守卫的和平与安宁，是他守卫的春天。

诗歌是诗人奔放的心灵与时代的潮流激越撞击后怒放的花朵。对于诗歌创作来说，贴近现实贴近基层，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模拟生活。在《拆弹手》中，刘笑伟给我们捕捉了一个士兵的壮美瞬间：“或许是一个动词/也可能是一个名词/我必须小心打磨/保持它们微妙的平衡/让它们发出形容词般的微光/我怀抱这个炮弹/尽量让里面的火药温柔下来/变成黑色的土/孕育一畦紫花”。的

确，像诗人所说的那样，“军旅诗就是这样诞生的/你必须把这金属的炮弹/拆分组合打磨抛光/让它变得浑圆/不再有棱角/让它在你的手中沉甸甸的/有了上膛的渴望”。在这首诗歌中，诗人用他朴素的想象力，为我们构造了一个拆弹手的朴素形象，但这拆弹的瞬间，不管是“动词”“名词”还是“形容词”，其中隐藏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军人面对的是危险和牺牲。这也是新时代军旅作家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的责任和担当。

刘笑伟的军旅诗歌崇尚传统，诗风朴素自然，通俗易懂，不媚不俗，传承了中国诗歌的正统之美。比如在《军装》《军被》《军姿》这样一组以军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为表现对象的诗歌中，刘笑伟以其娴熟的诗歌技艺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享受。他的《军装》“从没用针线/缝过军装/挑灯夜看/却总见密密麻麻/布满针脚//那是目光之针/是感情之线/穿针引线间/从英姿少年/到双鬓如雪//渐渐地/军装与我的皮肤/粘在一起/融为一体/每晚晚衣时/都有撕裂的痛楚//卧在床上/看月光下/红色的血/浸染金黄的骨头/渐渐地/周身又长出一层/绿色的皮肤/这是谁都撕扯不掉的/包括岁月”，这是一定有着军旅岁月磨砺的诗人才能写出的诗歌，是一定有着对军旅人生拥有深沉热爱的诗人才能写出的诗歌。在他的笔下，老兵的《军被》“方方正正/棱角分明/没有火气/安安静静/放在哪儿/都是兵的风景/只有长满蒹花的老兵的手/才能让军被有型”。再来看看他的《军姿》：“不能在水

泥地上/扎出肉色的根须/在军营里没人瞧得起/不能让汗水/穿透胶底鞋/就不算真军人/盛满阳光的操场上/练军姿成为必修课/向上 向上/阳光越是锤击/我们越要接近太阳//听 骨节在噼啪作响/汗珠在皮肤上/擂响密集惊天的战鼓/拔 向上拔/即使狂风吹来/也要纹丝不动/眼睛上的睫毛/都不能发出一丝声响//拔出军姿来/你就是真军人了/练军姿/就是把纪律/压进青春的枪膛/对着自己的胸口/无情地扣动扳机”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诗人对军旅日常生活之美的审视与捕捉，是何等的敏锐、智慧和深刻。

诗歌是时代最嘹亮的声音。刘笑伟的军旅诗歌题材多以国家、民族、革命等历史感的内容为主体，描绘了一个优秀的军旅诗人内心深处和精神关注与铁血情怀。在《强军，强军》这部诗集中，我们还可以在《夕阳，醉卧沙场》《春天的军营》《移防之夜》《朱日和的“狼”》《一个大校的下午茶》中，聆听到诗人对“强军”这个关键词的反复吟咏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部诗集中收入的4首长诗《铸魂》《中国声音》《上膛》和《风雷激》中，刘笑伟更加发挥了他诗歌创作中所独有的开阔的政治视野、历史的纵深感 and 雄浑的气势，突出了新时代军营和军人的情感，深层次地表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实现强军梦而奋斗的信仰、追求、愿望、理想和风貌，史诗性地凸显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两个根本的主题，给我们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审美气象。

精神峭拔如雪山高耸

■董益李

文化视界

这一幕令人血脉偾张——
淫雨霏霏，一座长埋地下50年的墓碑重见天日。黑白画面中，墓碑上的字被重新描红，红色颜料被大雨冲刷而下。当人们以白布轻轻拭去碑上泥土，一颗红星闪烁呈现。
这是埋入墓地50年的李大钊墓碑。泥水缓缓落下，回忆清晰揭开。
红色影片《革命者》，以李大钊英勇就义前最后38个小时为主轴，穿插相关历史事件，拼图式、非线性地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革命进程，交叠呈现了李大钊38岁的生命华章。
影片中，李大钊的家窗明几净，向窗边钢琴望去，黑白琴键高起低落，音乐声汩汩流出。李大钊两次弹奏钢琴的镜头各有其妙，教爱妻弹奏时情意绵绵，与学生演奏时激情澎湃。
在我看来，钢琴弹奏出的《国际歌》

恰是升华影片主旨的神来之笔，也是理解影片深刻内涵的一个入口。借助光与影的艺术桥梁，观众从中认识了一个更加鲜活、更接地气的李大钊。
他不为自己和家人谋荣华富贵，而为大众求温饱安康。李大钊的薪水除了救济穷人，大部分都用于开展革命活动。北京“共产党小组”成立后，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他每月从百余块大洋的薪俸中拿出80块作为活动经费。后来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，也是他帮助筹措资金，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。在澡堂里，李大钊教小乞丐认字，一笔一画，循循善诱：“工字下面加个人为天，天下的天，为天下谋幸福才是真正的大事。”这番话表达了李大钊的信仰和追求。水激则石鸣，人激则志宏。一个人影响并照亮另一个人，靠的是正信念之火。

他不满足于个人小家庭的相聚相守，而为劳苦大众争美满和幸福。李大钊是一个为民请命、心怀苍生的人。他做了别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：为底层百姓发声，为被欺压的中国人讨回公

道。影片通过张学良、李庆天、徐三的眼睛，展现不一样的李大钊；通过与蒋介石、陈独秀、毛泽东的交往，展现多维度的李大钊。这些“不一样”与“多维度”交叉，定格出李大钊的人物坐标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

他不为个人远大前程，而为劳苦大众寻找一条光明的路。就像马克思当年没有选择走“马克思部长”“马克思行长”的耀眼之路，李大钊也没有谋划个人的远大前程，而是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奔走呼号。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行动中，他发出了呐喊：“租界是上海的，上海是中国的！”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，他有了痛彻心扉的领悟：“我们有主义，但他们手里有枪！”在李大钊影响带动下，毛泽东等革命青年逐渐走向成熟，发出了振聋发聩、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：“北京多小啊，真正大的是整个中国！”“救中国，终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！”

“进前而勿顾后，背黑暗而向光明。”李大钊最终选择舍生取义。他平静地对

奉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营救他出狱的庆子说：“如果我死了，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，我可以去死。”诗人纪伯伦曾经说过：“爱情是一个光明的字，被一只光明的手，写在一张光明的纸上。”对李大钊那一代革命者来说，他们之所以面对死亡无所畏惧，就是因为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爱得深沉。

这就是影片《革命者》为我们塑造的李大钊。他的勇敢，他的坚持，他的热情，他的温柔，种种情愫最终在行刑时累积达到顶点。

此时，“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”——《国际歌》在一同被行刑的革命者口中响起，犹如山洪暴发一样，瞬间击中观众心房。

他们心怀大义，为真理而播撒火种，寻求中华崛起兴盛之路。他们靠信仰引领人生，以理想书写生活，精神峭拔如雪山高耸。他们将身躯化成火炬，我们的眼里才有了光明。影片中李大钊的话始终萦绕耳畔：“你们要相信，高尚的生活，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。”正是有了他们的相信，才有了今天的中国！

国防纪事

初读保尔和冬妮娅故事的时候，我还是青涩少年，对英雄充满了向往与期待。如今人到中年，才忽然发现其实记忆中的英雄带给我的，是一种温暖、闪烁着光辉的感觉。真实的英雄，不必是振臂一呼、应者云集的登高者，不必是肩佩绶带、全国闻名的功勋者，可能只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无名者。比如我家小区旁边，那个在料峭的春寒中一步一滑坚持上班的环卫工人；比如去年夏天我散步时遇到的，那个跳下河救起儿童后，穿着滴水的黑色T恤，在夜色中默默离开的中年男人。还比如，身边这位中等个子、言语不多，叫吴昌兵的退役军人。

在最灿烂的青春年华，吴昌兵走进了军营。14年后，脱下戎装，转业回到家乡。军营生活留给他的，是刻进骨子和血肉里的力量。2018年11月，曾在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安监局、区政府办公室工作过的吴昌兵，担任掇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。

2020年的春天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所有人深陷其中。

“吴局，我们家这边交通管制，可能赶不回来值班了！”

“没事，我来！”

“兵哥，我这儿想捐献蔬菜，可是人手不够。”

“别急，等着我，我来！”

“吴局，现在市区交通管制出行不便，我们防疫物资紧缺。”

“别担心，有我在，我来！”

……

吴昌兵的应答及时又有力。他既是当家人、指挥员，又是守门人、战斗员。在完成自己繁重任务的同时，他主动承担起滞留外地同事的工作，40多天连轴转，风雨无阻。当时，医护人员防疫物资短缺，吴昌兵心急如焚，号召全区退役军人捐款捐物。短时间内筹到的捐款和物资，在危急时刻发挥了大作用。大家都隔离在家，食物蔬菜等成为紧俏物资。吴昌兵忽然想到：现在不正是家在农村的退役军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吗？于是马上电话联系，组织他们捐赠蔬菜。他又找到一位开货车的退役军人，把捐赠的蔬菜免费给社区居民一户户送上门，这一送就是2万多斤。

一个口罩一件雨披，是他的全部防护装备；一部手机，成了当地军民的应急电话；一枚党员徽章，就是他的名片。那段时间，吴昌兵处于24小时待命和工作状态。遇到各类突发情况，他总是拼尽力气应对和处置。他深知，大家面临的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在他的感召下，全区1100多名退役军人纷纷申请加入抗击疫情一线，齐心协力守护群众安全。

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也有波涛汹涌，随遇而安的命运里也有辗转起伏。一个人的品行与道德，就这样得以凸显。在部队的14年，每一次参加重大任务都是血与火的淬炼，都刻在吴昌兵的记忆深处，令他难以忘怀。吴昌兵书柜里高高的一摞荣誉证书，都是危急时刻的血汗浇筑，是他一次次向梦想走近的见证。

看着吴昌兵的荣誉证书，我忽然想到法国作家阿尔贝·加缪的一句话：我并不期望人生可以过得很顺利，但我希望碰到人生难关的时候，自己可以是它的对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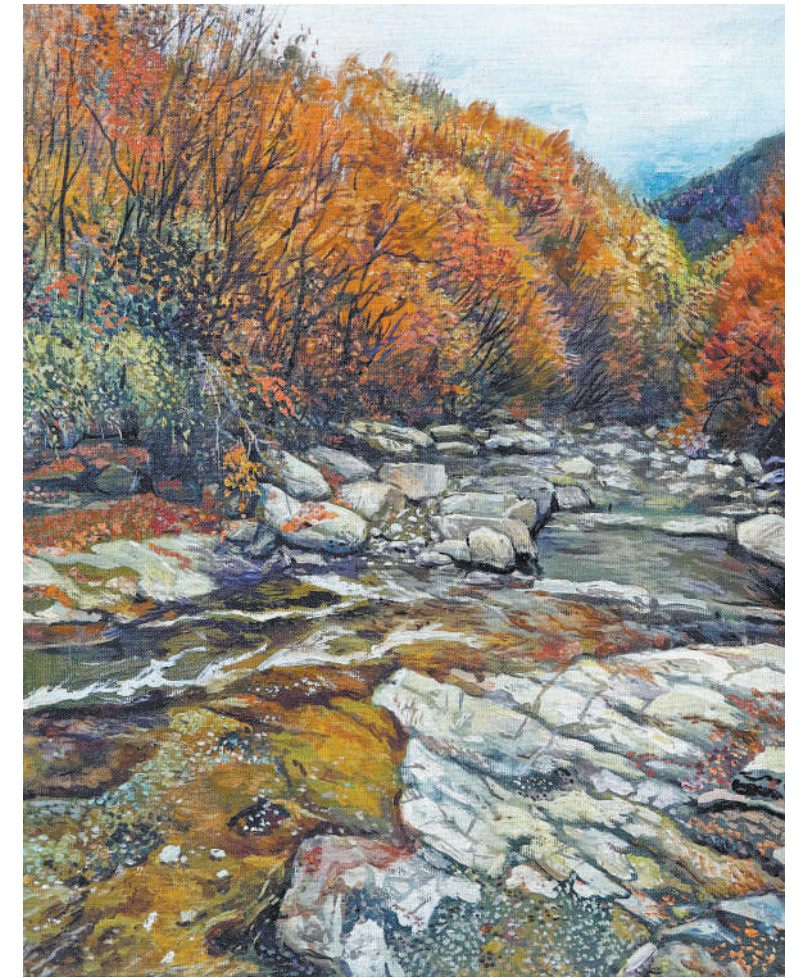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的光辉

■何红霞

会当水击三千里，别来无恙再相逢。吴昌兵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后，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要把这里建成真正的退役军人之家。”这是决心，更是情怀。前两年，驻荆武警部队部分家属就业问题矛盾较为突出：年龄大、学历不高，用人单位不愿意接收。了解情况后，吴昌兵二话没说，开始东奔西走，请示汇报、沟通衔接，跑断腿、磨破嘴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。2019年，几名随军家属工作安置问题得以解决，解除了官兵的后顾之忧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吴昌兵知道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艰难和不易，就想办法带领全局一班人通过举办春节、国庆和冬季专场招聘会促进就业，举办教育培训帮助就业，利用协会帮扶带动就业，让300多名退役军人有了稳定工作。

由于不常见面和联系，偶尔我也会翻看吴昌兵的微信朋友圈。前几天看到他晒出几道菜，是为女儿做的鲮鱼面、西红柿炒鸡蛋等，颜色艳丽，油光水滑，还冒着丝丝热气，让人极有食欲，我不禁莞尔——他还是一位温厚的父亲呢。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普通的中年男子，关键时刻总是冲锋在前。2001年部队野外驻训期间，山洪暴发，他从洪水中救出一个小学生；休假时，他在龙泉公园门口急救过一名晕倒的老人，然后悄悄离开。

我们崇敬英雄，既感慨于“以身殉道不求生，道在光明照千古”，也向往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是的，真正的英雄来自于人性深处的美好，是对公共责任的承担，是无处不在的利他精神，是在平凡岗位对某种善良行为的坚持。他们是不忘初心、为了理想而坚定前行的人。每当看到吴昌兵忙碌的身影，看到他在夜色中消失于人海，我就觉得，正是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，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安全感，也让身边的街道、房屋、草木等，在天幕下发出点点光辉。



五彩河滩（油画）

朱志斌作

一瓣心香

山东省威海市岸边的幸福门，像一个水晶相框嵌入了无穷的海滨风光，不论怎么取景，碧海蓝天间的刘公岛，都会以独特的身姿成为焦点。身旁的游人感叹，这漂亮的小岛，真是让人容易忘记时间的地方。我不以为然，刘公岛怎么会让人忘记时间？在岛上，我分明看到堂堂的海军公所，早已将时间定格在1895年，那是中日甲午战争打下的时间烙印。

海军公所曾是清代北洋海军将领议事办公之地，主体建筑依然保持着原貌，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军事衙门。朱漆正门之上，是李鸿章题写的“海军公所”匾额。当年，李中堂挥毫泼墨写下这几个大字时，心中一定也充满了“守疆土、保和局”的梦想，只是没有料到梦很快就会破碎，一场甲午战争让北洋海

军在这匾额下灰飞烟灭，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。折戟沉沙铁未销，那些收藏在海军公所的战争遗存，依然能带我们触摸那段悲壮的历史。

一门炮身残件，静静地陈列在大门外。看介绍才知道，这是当年装备在日岛炮台的地阱炮。日岛面积不足0.01平方千米，位于威海湾南口中央，其炮台可以与刘公岛和威海湾南岸炮台配合，形成交叉火力，控制刘公岛东南海口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在日军对刘公岛发起全面进攻前，“康济”舰管带萨镇冰带领30名水手驻守在日岛炮台。

1895年2月，面对日军从陆地和海上发起的进攻，萨镇冰指挥岛水手与敌展开激战。由于地阱炮的构造非常特殊，没有瞄准镜，需要有人在外面指引开炮方向，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的炮弹击中。萨镇冰作为指挥官，亲自承担了这项任务，极大鼓舞了水手的士气，据日军的战史资料记载：“此役，敌炮台颇能战。以八门大炮攻击我舰队二十余艘，运转巧妙，猛射我各舰。”但是经

过激战的日岛炮台损毁严重，丧失了战斗力，按照提督丁汝昌的命令，萨镇冰撤回刘公岛。多年后，作家冰心撰文《记萨镇冰先生》，文中写道：“萨镇冰先生，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，从六七岁的时候，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：‘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，萨镇冰一人而已。’”冰心的父亲谢葆璋与萨镇冰是福州同乡，在北洋海军“来远”舰任职，亦多次与日军激战。“来远”舰最终沉没在刘公岛，谢葆璋死里逃生。

走进海军公所，议事厅的牌匾“威镇海疆”刺痛了我的双眼。看不出是何人题写，但怎么看这都是对那段屈辱历史的嘲讽。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蜡像，还原了北洋海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的场景，这中间有人壮烈殉国，也有人怯战偷生。其中，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苦战多日，却盼不到援军，在军心涣散、难以继的情况下，最终选择自杀殉国，做到了“余决不弃报国之大义，今惟一死以尽臣职”。走入了汝昌的公事房，阳光透过窗户格栅，在依然如昨的陈设上洒下